

终于去了理想中的远方,但它并不开心,一心只想回家 我,编号“1902948”,丢了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素妮 通讯员 朱吴灵

我没有名字,如果你硬要称呼,可以叫我“1902948”。

我年纪很小,今年6月才刚出生,不过打那会儿起,我就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为杭州市民的低碳出行作贡献——是的,我是一辆公共自行车,短短两个月时间,我已经为杭城684人次提供了便利的出行。

你们人类常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我们“小红车”来说,又何尝不是呢?特别是像我这种爱幻想的年纪,无时无刻都渴望有一天能够独自踏上旅途,对了,出发前还必须帅气地摆个POSE,对周围那些思想保守、由不得心里天马行空的“老家伙”来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头也不回地“嘎吱嘎吱”往前跑。

这本是我“车”生中最梦寐以求的一天,可它真正到来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事情要从今年8月24日说起。回想起来,这天的雨,下得比《情深深雨濛濛》里依萍去找她爸借钱那天还要大。一般像这种天气,我们就躲在车棚里发呆,不过那天中午,还是有位漂亮的小姐姐在杭州莫邪塘社区的公共自行车站点一眼相中了我,她扫了我身上的二维码后,骑着我一来到之江路。

我想,这位小姐姐一定没有和“小

红车”打过太多次交道,当发现停车桩被我的小伙伴占满后,她竟然直接将我停在了边上,离开时,她为我上了锁,却没有拔钥匙。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要下一位借车人好心将我停入锁止器里,我就又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了。可这次不一样,我经历了“至暗时刻”。

是的,我被坏人关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里。起先我好兴奋,心想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出去闯荡了,但时间越久我越紧张,慢慢开始担心自己会缺胳膊少腿,或者崭新的身躯会被当作废铜烂铁卖掉。

等“重见天日”时,我已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瞅了半天,周围再也看不到熟悉的兄弟姐妹们的身影,再也见不到“小红车”公司的叔叔阿姨。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想到接下来要遭受太阳的暴晒,还要被大风大雨无情地欺负,生病了也没有维修师傅给我看病,我整个车都不好了。

可能是身体太虚弱,我渐渐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内,好几名叔叔围着我。其中一位用手机给我拍照片,另一位则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恐惧瞬间占据了我的大脑:“我要被卖掉了!”

“您好,请问是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吗?我是苏州张家港后塍派出所的

民警,我们这里发现了一辆红色的自行车……”啊!他们不是坏人,是好心的警察叔叔!我忍不住哭了出来:“什么诗和远方,我只想回家!”

从这位名叫陆石山的民警口中听说,我真的是被坏人“劫持”了。只是喜新厌旧的嫌疑人将我停在加油站时,又打起了我身边那辆电瓶车的主意,然后骑着那哥们儿跑了。所以民警叔叔才会在加油站找到我。只是很可惜,嫌疑人至今还没抓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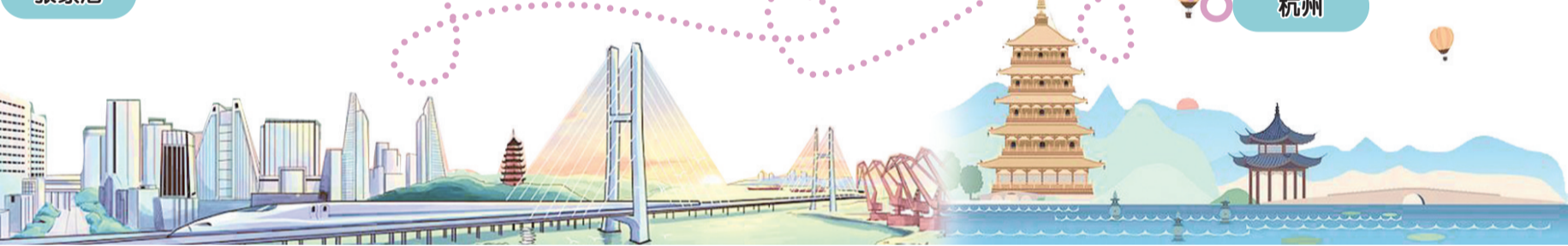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回来了!9月10日,陆警官小心翼翼地把我打包,经过两天两夜,我终于通过物流方式回到了杭州。在外“流浪”10多天,我的身上多了不少伤痕,车钥匙也不见了,工作人员看着别提有多心疼了。经过细心保养后,9月20日,我又精神抖擞地回归到大家族中。

回来后,我一度以为自己是我们圈子里去过最远地方的车了,后来我才得知,早在2017年,编号“1304113”那位小伙伴,一“消失”就是三年,找到时已在700多公里外的武汉。换作过去,我一定会很羡慕他,但有了同样经历后,我为他的“归队”感到庆幸。而截至目前,因为操作不当、车锁被撬等原因,我们还有951位兄弟姐妹不知所踪。所以,亲爱的,你们又在哪里呢?



张家港

杭州



追求公平正义,也追求当事人的微笑认可 女法官审结2100余起案件,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

(上接1版)

有这么一起离婚官司,女方提起的诉讼。徐步茜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妈妈独自抚养3个孩子,艰难度日,而男方常年在地打工,发了工资就花天酒地,自然也谈不上承担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与女方的几次电话沟通后,徐步茜决定,开庭前无论如何要到女方家中实地走访。走访的结果和她预想的一致,女方态度消极,迫于家庭经济困境才无奈起诉的。于是,徐步茜在主持女方与男方调解之外,到处奔走,与团县委联系,为女方的孩子联系帮扶对象。女方到法院申请撤诉那天,泪流满面地对徐步茜说,自己会过好每一天,好好地把子女抚育成人。

什么是完美?在徐步茜看来,评判一个案子的标准不仅仅是法理和程序上的到位,更来源于当事人的认可,“只有三者统一了,才能称得上完美”。

案结案了群众认可 才是最大成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步茜晚上都睡不着,“白天庭审时的情景就像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映,然后人就在半梦半醒中惊醒,“呀,我当时怎么就没多问原告一句呢?多问一句可能就调解掉了”,又或者是“那份判决书里我应该在法理上再多写几



句的’。”

徐步茜说自己是个“心思”很重的人,有时候当事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足以让她“反思”良久。

她办过一起伤亡惨重的单方交通事故赔偿案,事故造成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死亡、两人受伤,驾驶员的家属面临3个赔偿纠纷,总计金额达上百万元。

案子刚到法院时,双方矛盾特别激烈,两个受伤的乘客甚至扬言要住到驾驶员家里去。在徐步茜的积极磋商和调解下,最终以两个案子调解、一个案子判决的方式结案。多年后,徐步茜在一超市再次遇到了那名驾驶员的妻子,对方红着眼睛握着徐步茜的手说:“徐法官,谢谢你!我们现在的生活终于重新开始了。”

徐步茜顿心中一软,“其实那个驾驶员的家庭也失去了顶梁柱啊。”在巡回庭近十年,徐步茜审理了大量交通事故案件,在



她看来,这些案子涉及的不仅仅是赔偿数额的问题,更牵涉了人情。

文章开头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徐步茜在审理中发现基本案情非常清晰,但两人的怨气都不小,审理时她多问了几句原告起诉的缘由。原来,原告是气被告在事故发生后从未道歉,而被告埋怨原告为了一点小事就到法院起诉,他说自己其实是因为常年在外经商才没有到医院看望原告的。

案子解决了,心结也解开了,原告坚持要送苹果和石榴给徐步茜,在她的坚持下,东西没有收下,但她的心里却感到无比满足。

2016年,徐步茜调回壶镇法庭,并担任法庭庭长一职。当时的壶镇镇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民商事案件暴增,徐步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一边抓规范化建设,一边积极引入商委调解委员会,建立重大复杂群体性案件风险预判机制,综合运用人



民调解、行政手段,妥善处理510余件房地产公司购房纠纷和120余件涉村民权益纠纷,大量积案,存案被一一消化。

2019年上半年,壶镇法庭民商事案件收案数同比下降32.90%,案量连年增长趋势首次得到有效遏制且下降明显。

2019年8月,徐步茜调任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壶镇法庭的一名年轻法官给她发了信息,说自己最怀念就是和徐步茜一起在法庭的时候,那是自己学习进步最快的几年。“或许,这也是一种传承吧。”徐步茜笑着说。